



曹禺戏剧集

明朗的天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牧丛

封面设计：戴 卫

插 图：李延声

版面设计：李明德

明 朗 的 天 （三幕话剧）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625 插页12 字数97千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200 册

书号：10118·796 （平装） 定价：1.60 元



作者和郭沫若等同志参加第一次
保卫世界和平大会（1949年在捷克）

人 物 表

- 凌士湘——细菌学专家，五十九岁。
- 凌木兰——凌士湘女，眼科大夫，二十多岁。
- 何昌荃——细菌系讲师，凌士湘助手，二十七岁。
- 江道宗——教务长，约五十岁。
- 徐慕美——护理部主任，江道宗妻，四十多岁。
- 袁仁辉——护士，江家的养女，三十一、二岁。
- 陈洪友——眼科主任兼医务主任，四十三岁。
- 董观山——医院解放后的院长，四十多岁。
- 孙 荣——内科大夫，三十多岁。
- 尤晓峰——眼科大夫，三十多岁。
- 宋洁方——外科大夫，约五十岁。
- 赵树德——老工人，四十四岁。
- 赵铁生——赵树德之子，工人，十九岁。
- 庄政委——志愿军团政委，三十多岁。
- 刘玛丽——美国大夫贾克逊的秘书，四十多岁。
- 赵王氏——赵树德妻，患软骨病，三十九岁。
- 李 亭——少先队员。
- 贺 瑾——少先队员。

老 张——工友，四十多岁。

马副官——国民党某军长的副官，约四十岁。

女打字员

女技术员

护士

学生数人。

特务甲——为首的特务。

特务乙——高个子特务。

特务丙——矮个子特务。

特务丁

杨老头子——病人。

时间和地点

第一幕 第一场

时间：一九四八年年底。

地点：燕仁医学院美国大夫贾克逊办公室的外间。

第二场

时间：一九四九年国庆后的一个星期天。

地点：同上一场，现改为董院长的办公室。

第二幕 第一场

时间：一九五二年七月。

地点：凌士湘家的客厅。

第二场

时间：一九五二年七月。前一场后三天。

地点：江道宗家客厅。

第三幕 第一场

时间：前一场的次日。

地点：志愿军庄政委的病房。

第二场

时间：前一场两星期以后。

地点：凌士湘家客厅。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这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四八年的末一个月里。

自从人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继续同国民党勾结起来，想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他们便下了决心，进行反共内战，不顾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愿望，撕毁了保障国内和平的协议，向全国人民寄托着最大希望的解放区发动全面的进攻。在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逐渐觉悟到，从被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蒋介石政权手里，是得不到和平、民主与独立的。在中国共产党用了极大的努力和耐心使人民认清这一点后，大家才彻底了解必须打倒蒋介石，驱逐美帝国主义，并且完全倚靠一直正确

地为和平努力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得到生存。

人民群众的向背已经完全显然。正义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因此，从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倚赖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发动战争以后，到了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反攻，首先在晋冀鲁豫战区，接着在东北和其他战场上，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已经变了。

这个剧开始在战争进展最迅速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整个东北已经获得解放。在南线，在徐州附近，正进行着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几乎在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北线也在进行着解放天津的战役，并且包围了北平。

围城中的北平人民在反动统治的极度恐怖下和生活的极度贫困下，等待着苦痛而紧张的日子终结。铁路不通了，只有天空中不断地响着飞机的马达，空中霸王昼夜不停地载着反动的官吏、军人、特务和他们的家属财物，向上海、香港、台湾、美国飞去。物价一日数涨，从早到晚，街上挤购粮食的贫民排着凄惨的行列。散兵四处抢劫，居民被迫挖掘战壕和修飞机场。街道上不断来往巡逻着装甲汽车和满身武装的执行队。特务在横行，随着末日的来临，变得更加残暴。人民在愤怒着，日夜盼望着解放；人民在可怖的黑暗中怀着信心，勇敢地作各种准备，来欢迎黎明。但是也有些人是怀着另外一种心思的，在美帝国主义多少年文化侵略下，这

些人早已和真正的中国人民脱离了关系，在他们卑鄙的思想里，藏蓄着不曾见过天日的污垢。另外一些人是那样地麻木，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社会还没有一点感觉。然而这些人中有专家，有高级知识分子，是我们在来日的建设中需要的人材。这个戏就是企图讲一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的时代中如何改造思想，逐渐放下旧思想的桎梏，终于开始向新知识分子的道路变化着。

这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系统中燕仁医学院的美国大夫贾克逊（Jackson）的办公室的外间。

正是冬天下午四时许的光景，外面下着大雪。看得出来，在平时，屋子里的陈设都摆得井井有条。这一两天，在某些角落里，却堆着与贾大夫办公室毫不相称的大小皮箱，上面贴满了五光十色的欧美各国旅馆的行李票。屋子里象是暖和的，左右两墙边上的暖气管似乎都在开着。正面有一窗一门，门通着外面的甬道，甬道上来往着病人。甬道上有钢窗，钢窗之外，看见白杨的秃枝在灰惨惨的天空中摇动。北风挟着大雪，一阵阵打在钢窗的玻璃上。正面门的左面，贴着墙，是一把硬梆梆的木质长椅。门的右面的一个小小的书桌，一个年轻的女打字员成天守在那里的的答答地打着字。她这个角落在白天也有些昏暗，桌上总是点着铁罩的台灯，人一进门，就立刻被灯光吸引住，望见她身旁暗绿色的文件柜，和在墙上挂着的贾克逊的大像片——像片上的贾克

逊是慈眉善目的。左面有一门，通着贾克逊的办公室。左门附近是一张沉甸甸的很讲究的办公桌和圈椅，圈椅上放着一个五颜六色的靠垫，这是贾克逊的秘书刘玛丽办公的地方。右墙近台口有一门，门外也是甬道，甬道对面正是细菌科主任凌大夫的办公室和他的实验室。门旁有冷热自来水和洗手消毒用的磁盆，门旁挂着几件白罩衣。右门前面摆着一张皮质的长沙发、一只小沙发和一个矮几，这些家具都很精致，占的地方不大。

尽管这间屋子里人来人往，却总不能留下来人的温暖，人们走进来，立刻就感觉到一种阴暗逼人的冷气，仿佛在这里只能谈着病和死亡。同时，围城的炮声，天空中的飞机声，和说不出的恐慌，从四面八方压上来，使人们就在这铁打的墙壁里也感觉到岌岌不可终日。

开幕时，窗外的甬道上匆忙地穿过各式各样的人——医生、询问地点的病人、交谈着的医学生、端着器械的护士、送信和擦地板的工友们……等等。

刘玛丽，一个四十几岁的妇人，由贾克逊的办公室走出。她是贾克逊的亲信，到过美国，能替贾克逊起稿，安排事务，很干练，可以替他解决一些他自己不便出面问题。她不是一个普通的速记打字员，虽然有时也做一些这类的事情。她又干又瘦，脸上抹着脂粉，头发剪得短短的，她烟瘾很大，总是用一支短烟嘴。

这时她拿着一叠文件。

刘玛丽 （对女打字员）Jenny，马上把这份东西打出来，下午要用。

女打字员 （接过文件去）O.K.!

刘玛丽 （想打电话，见女打字员在场，于是取了一个信封写几个字，交给她）Jenny，你先把这封信送一下，那份东西叫Nancy替你打。

女打字员 O.K.！（接信，走下）

刘玛丽 （打电话）喂，你美国领事馆吗？我是燕仁医学院Dr. Jackson办公室。……是啊，就是我。你 好吗？……我？倒霉透了！我一夜没睡好，听了一夜的炮。末日要到了！……我们正在开紧急会议。Dr. Jackson要你告诉James上校，这两天的时局简报还没收到。赶快送来吧！老头子要发脾气了，好，再见。

〔护士敲门。〕

刘玛丽 Come in! ①

〔护士进来，刘玛丽望一望护士送来的本子，签了一个字，护士走出去。〕

刘玛丽 （换一个电话又打）要厨房。我贾大夫办公室。送

① Come in——英语，意思是“请进”。

九份茶点来，现在就要，贾大夫要一杯牛奶。

〔尤晓峰由通甬道门上。他约有三十多岁，是眼科的青年主治大夫，眼科主任陈洪友手下得力大夫之一。此人精明圆滑，好开庸俗的玩笑。但他确有些技术，在未进这个医院以前，他开业十分得法。他进这个医院很费了心思，目的是为了更远的“前途”——想得到美国大夫贾克逊的赏识，可以赴美“镀金”。然而他不是这个医学院的正统毕业生，所以也受所谓正统派的，更为贾克逊赏识的医生们的排挤。

他是一个矮个子，脸上白里透红，十分光润，鼻下有一撮黑黑的小胡髭。如果他不穿着一套剪裁得十分美国味道的西装。他会随时被误认为是日本人。他带着一副学者味道的眼镜，但这副眼镜并不能改变他给人们那种庸俗与滑稽的印象。他总是很得意，好说话，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会打趣。他很喜欢为别人“服务”，好拉些闲事情，忙个不完。所以他又是被有些人喜欢的一个人。

他匆匆走上来，放大衣在长椅上，神色有些慌张。

尤晓峰 （熟稔地）Hello，①Mary！

刘玛丽 （淡淡地）Hello，尤大夫。

① Hello——英语，意思是“喂！”

尤晓峰 我刚从外边回来。里边有什么消息没有？我们这个医学院还办不办？

刘玛丽 不知道。

尤晓峰 你听，炮声越来越近了。情形很不好，医学院都空了。一发薪，都出去抢购去了。市场上乱得一塌糊涂，有东西就抢购，黄的、白的一齐涨！（举起一卷美钞）美钞！我刚刚换的。你要换吗？我可以替你服务。

刘玛丽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拿的就是美金。

〔徐慕美上。她是江道宗教务长的妻子，医院护理部主任。她四十出头，仍生得丰满好看，穿着雪白的高级护士制服，上面披着紫红色短披风，派头十足。她原是一个买办家庭的小姐，一直在美国教会办的中学、大学受的教育。她原先打算学医，但是终于为了自己认为是走近路的打算——想很快地爬上医护界的首脑地位——选择了到燕仁医学院学护理的前途。她心目中很少看得起一般的医生，认为自己知道得很多，但心里又有些看不起自己这个职业。她相当笨，但总觉得自己很聪明，好表现自己的“干练”、“俏皮”，但时常被她内心崇拜的丈夫所奚落。她在医院的地位实际上是靠贾克逊和她的丈夫所支持。〕

徐慕美 （一进门）你们听！飞机又在头上转了。

刘玛丽 南京来的。

尤晓峰 （凑热闹）空投呢！投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

刘玛丽 徐主任，找贾大夫吧？他在开会。

徐慕美 你们看！（把挟着的一本精装的书递给刘玛丽，炫耀地）好吗？

刘玛丽 （接过来欣赏着）Beautiful^①！太好看了。

尤晓峰 好看极了！

徐慕美 我设计的。

刘玛丽 （念）“贾——克——逊——大夫”……（读不下去，指着）这是什么？（笑）我的中文真坏。

尤晓峰 （抢着读）“贾克逊大夫论文集”，“纪念贾克逊大夫来华办学二十五周年”。

刘玛丽 （恍然）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封面用中文，他一定会喜欢的。（翻开）还有他的像片！哦，就用的是这张。

〔三人都走到墙边贾克逊的像片前欣赏。〕

尤晓峰 风度多好！

徐慕美 （得意地）他自己最喜欢这张了。

刘玛丽 （意在言外）你对老头子当然最了解了。

〔尤晓峰嘻嘻地笑了一声。〕

① Beautiful——英语，意思是“美丽”。

徐慕美 （瞪尤晓峰一眼，转对刘玛丽）可惜纪念会取消了。

尤晓峰 谁也没想到共产党会来得这么快，城已经围上了。

刘玛丽 这有什么关系？他们打进了北平城，我倒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打进美国人办的医院。

尤晓峰 再见，我还有病人。Mary，有消息请告诉我一声。

〔尤晓峰走到门口，正好门被走进来的袁仁辉所打开，尤晓峰昂然走出。〕

〔袁仁辉是江道宗和徐慕美的养女，二十岁的时候从一个美国人办的孤儿院中领回来的。她一直住在江家，什么事情都做，什么气也都受过。后来，江道宗答应她到一个护士学校去念了两年书，现在在燕仁医院做一个职位最低的护士。她有三十一、二岁，生着一个方方的脸，扁鼻子，面色黄黄的，有些雀斑。她老实，小心，不大说话，完全没有这个医院正规的护士小姐们的派头。〕

袁仁辉 （提着一个装满了东西的篮子走进来，对徐慕美）
妈咪^①，您在这儿！您要的东西都买到了。

徐慕美 （皱起眉头，厌烦地）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① 妈咪——袁仁辉是江道宗夫人的养女，他们照例使养女叫他们为妈咪（妈）和Daddy（爹），用的是英文称呼。

〔袁仁辉无语。〕

徐慕美 护士衣服也不换！

〔袁仁辉把头低下。〕

刘玛丽 （看看袁仁辉的脸色）你要听你妈咪的话。你妈咪从孤儿院救了你，你要知道感激。

袁仁辉 （取出钞票）给您换的美金，九十八块五。

徐慕美 （收下美金，眼快地）那是什么？我一猜你就是买了大头了！（对刘玛丽，仿佛袁仁辉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那样随便评论着）你看她笨哪，她倒懂得替自己换大头。你看，两块钱！

〔何昌荃由外上。他是医学院细菌科的助教，毕业不久，是细菌科主任凌士湘大夫的得意学生，二十七岁。从表面上看，他象是旧社会所谓品学兼优的人。说话不多，勤勤恳恳，仿佛成天钻在实验室或图书馆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似的。实际上在进这个医学院以前，他便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受了革命的教育，是一个相当沉着和有热情的人。在医学院的进步青年们中间，他有一定的威信，但不知为什么总不常提他的名字，仿佛故意掩护着他似的。他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加入了地下党，

在围城期中最紧张的时候，是地下组织中一个小的领导者。

他是江道宗教务长的外甥。他有一副宽宽的眉毛，沉静的眼神，现在他穿着实验用的白罩衣，安静地走进来。

何昌荃 （对徐慕美）舅母。

徐慕美 昌荃，你来了。（对袁仁辉）外头什么样啦？

袁仁辉 街上乱极了，尽是兵，铁甲车到处转。（停住）

徐慕美 说呀！

袁仁辉 粮食店都叫人抢了。新街口枪毙了两个人，说是共产党。

徐慕美 共产党要来了，该你们过好日子了。（转向何昌荃，存心令人不快地）是不是啊，昌荃？

何昌荃 （对刘玛丽）刘小姐，我找江教务长。

〔刘玛丽下。〕

徐慕美 （一边翻着袁仁辉的手提包，一边挑剔着）谁叫你买这种雪茄？你买错了！你给Daddy^①买的咖啡豆呢？

〔袁仁辉拿出一包，递给徐慕美。〕

① Daddy——英语，意思是“父亲”。